

17 以賽亞書：神要審判大馬士革和古實 17:1-18:7

一、 概論

大馬士革，古代亞蘭（今敘利亞）首都，位於肥沃平原上，為南北與東西商隊路線交匯處。大馬士革與以色列和猶大常因競爭爆發衝突，從大衛時期開始即多次交戰（王上 22:31；王下 6:8）。亞哈斯時期，亞蘭與以色列聯手攻打耶路撒冷（參 7:1-2）。

關於大馬士革與以色列的神諭：審判將使大馬士革荒涼，「被廢棄」如「亂堆」（17:1），亞蘭所剩如以色列榮耀的消逝（17:3）。公元前 732 年，大馬士革被提革拉·毗列色三世佔領成為亞述省份，許多以色列城市也被攻佔（參 9:1）。17:4-6 轉向以色列，描述其榮耀朽薄、百姓稀少，僅如橄欖樹殘留的「兩三個果子」（17:6）。以色列因離棄造物主與聖者，落入拜偶像的墮落（17:7-8）。

17:9-11 描述土地荒涼，百姓因遠離磐石與拯救者而承受痛苦。他們辛勤栽種卻僅收穫「痛苦與傷痛」（17:11）。

關於古實的神諭：古實人（即努比亞或北蘇丹）高大健壯，以快船和光滑皮膚著稱（18:2）。古實統治者曾於公元前 8 至 7 世紀入侵埃及，後被亞述擊敗。耶和華警告世人注意祂的審判，適時將剪除枝條（18:3-5）。尸體成野獸與猛禽的食物（18:6）。最終，萬軍之耶和華接受來自古實的禮物（18:7）。

二、 經文解析

大馬色／以法蓮：死亡之路與生命的應許（十七 1～十八 7）

兩個國度（十七 1～11）大馬色／以法蓮神諭的前半，十七 1～11，是一段歷史縮影，講到大馬色與雅各的命運。他們以為可以藉著合作主宰自己的命運，但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掌權者？十七 12～十八 7 應和這一段，從歷史的全景看，談全世界會發生的事。其中的問題也相同：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掌權者？

（一）17:1～3 預言亞蘭的覆亡：亞蘭果於公元前 733 年被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所滅。神徹底懲罰罪惡。審判對象從猶大東部國家轉向北部國家。先知在 7：1~9 警告過的大馬色，相比其他城邑，曾多次被毀（撒下 8：5，6；代上 18：5，6），然而，每次都在廢墟中重建，擁有驚人的力量。公元前 733 年左右，被亞述的提格拉毗列色三世征服，當時亞蘭王「利汛」戰死疆場（王下 16：9）。

此後，大馬色遭受巴比倫、波斯入侵，完全喪失了強大的亞蘭王國首都的威容，淪為被外來統治者支配的城邑。大馬色的結局與徹底被毀的耶路撒冷聖殿相似，不再有一塊石頭留在另外一塊石頭之上(太 24：2)。歷史證明，神的百姓有過失，神在管教之後會再以慈愛相待。然而，神會徹底審判外邦人之罪(箴 24：12；摩 8：7；啟 20：12，13)。

「大馬士革」(1 節)是亞蘭的首都，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到埃及的必經之路上，自古就是國際貿易的必經之道，也是列強爭霸的必爭之地。「亞羅珥」：字義是「毀滅」，亞嫩河北岸的一個都市(屬於摩押)。可能是當時敘利亞勢力範圍的南界。「以法蓮」多是指「北國以色列」。「保障」是指「防禦工事」、「要塞」、「堡壘」；而「國權」是指「主權」、「統治權」。經文中說「亞蘭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榮耀消滅一樣」：原文是「亞蘭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榮耀一樣」。這裡直接說亞蘭和以色列的命運一樣。他們既然是同盟，下場應該也會差不多。

(二) 17:4~11 說明「毀滅與存留」。這幾節的內容，由三個到那日的神諭組成(4、7、9 節)。這裏的「日子」是指 1~3 節所列出的毀滅之時。

(三) 17:4~6 三幅圖畫描寫出毀滅的程度：使人身體消瘦的疾病(4 節)、收割(5a 節)、摘果子(5b 節)。這幾節描寫以色列的衰落預言成真，公元前 722 年亡於亞述王撒珥根(參王下 17：6)。經文以三幅圖畫比喻北國的衰敗：

1. 如罹疾般失去活力與風采(4 節)，這是在描述國勢衰弱；
2. 猶如利乏音谷的收割(5 節)，肥沃麥田被完全收割，只剩禾莖，象徵神的審判已成熟；
3. 橄欖樹果實殘留(6 節)，樹上只剩「兩三個果子」，比喻被擊打後餘民無幾。

這些畫面展現了北國內外困境的全面崩潰——從內在的虛弱到外在的災難。

(四) 17:7~8 描述神審判之後人得益處的情形。結果為靈性的淨化：眼目將定睛於神(7 節)，人造的拯救辦法都將被棄絕(8 節)。

(五) 17:7 人：「人類」的範疇超越以色列，甚至包括「亞蘭的餘民」(3 節)。神的潔淨工作帶來靈性的益處。「仰望」(šā'â；三十一 1；詩一一九 117)意指定睛注目，以神為唯一可靠的對象；而「眼目」(詩一二三 2)象徵渴望與期待，盼望從神得著所需的一切。「造物主」：與第 8 節所提人手所造的偶像形成鮮明對比(參：詩九十六 5)。「以色列的聖者」：轉向真神需付出驕傲的代價。

外邦人必須放下國家的驕傲，才能承認以色列的神；以法蓮則需為悖逆與分裂悔改，方能歸向耶路撒冷的至聖者（六 3）。

（六）17:8「仰望……重看」跟第 7 節所用的希伯來文動詞相同，這兩句負面的話，加強了轉向至聖者的信息，就是要單單向獨一神效忠，摒棄其他的神明。「木偶」（8 節），指巴力崇拜中立在祭壇旁邊代表亞舍拉的木柱。「祭壇，就是自己手所築的」（8 節），指北國敬拜金牛犢和巴力的祭壇。「日像」（8 節），指百姓仿效亞述和巴比倫人所拜的太陽神像（王下二十三 5）。「自己指頭所做的」（8 節），包括一切偶像。神是「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」（創一 27），人卻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神；神是白白賜下救恩，人卻寧可付出代價發明各種人造的拯救方法。

（七）17:9~11 這幾節經文說明了亡國的原因。這段經文顯示先知的事奉是有條有理的。這樣的事奉並非靠大聲嚷嚷來煽動群眾，逞口舌之能，而是提供了情況的描述（9 節）、事件的分析（10ab 節）、以及結局的預測（10b~11 節）。信心是神百姓的真正測驗：他們要靠「他們的堅固城」（9 節），還是要靠「你能力的磐石」（10 節）？

（八）17:9「堅固城」：是以色列人所自恃的。「必像樹林中……地方」：七十士譯本作「必像希未人及亞摩利人被撇棄的地方」。昔日以色列人進迦南時將希未人及亞摩利人趕出，摧毀他們的城邑，如今以色列人的堅城也必同樣荒廢。經文說「從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棄的」（9 節），是指從前迦南人的「城邑又廣大又堅固，高得頂天」（申一 28），但卻被神的百姓一一攻克。現在的百姓卻不再倚靠神，而是建造「他們的堅固城」（9 節），倚賴那些神從前所摧毀的東西。在約書亞的時代，信靠神的結果，勝過「城邑……高得頂天」（申一 28），但是當人偏離信心，就為自己建造堅固城，信賴那些神從前所摧毀的東西。

（九）17:10「佳美的樹秧子」，當中的植物代表異教膜拜中死亡和復活的情況，這裡應該是指迦南人信奉植物之神塔模斯（參結 8:14），以色列人受了感染，也信奉這異教。第 10 節是在說明第 9 節以色列之所以受審判的原因：①以色列不紀念惟一可依靠的磐石一神。這是對神獨一絕對權柄的無視（申 32:4, 15~18；撒下 22:2, 32；詩 18:2；哈 1:12）；②他們在純正的立約信仰上插上了異樣的栽子，以外邦宗教混淆純正的立約信仰，這是褻瀆神的罪。與神之間不正常的關係導致以色列滅亡。當人與神的關係不正常時，就會受到神永恆的審判。

（十）17:11「栽種的日子，你周圍圈上籬笆，又到早晨使你所種的開花」（11a），可譯為「栽種的日子，你使它生長，栽種的早晨，你使它開花」（和合本修訂版）；

英文 ESV 譯本)。10b~11 節可能是當時的「搭模斯」(結八 14)崇拜儀式，婦女們用生菜、茴香等速生植物的種子做成小型花園，在仲夏時放在屋頂，讓這些植物在陽光下迅速發芽、也迅速枯萎，然後婦女們為「搭模斯」神的死亡痛哭。百姓離棄真神，卻求助於偶像，結果無論怎樣努力，都無法享用成果。這正如「搭模斯」崇拜一樣，完全是自尋煩惱。「所收割的都飛去了」：原文是「收割一堆」，意思是「所收割的只剩一堆廢物」。以色列人拜偶像求豐收，但所作的都是徒然。

(十一) 17:12 「鬨嚷……海浪」：起伏的海象徵世界歷史的變幻無常，特別是威脅神的寶座與百姓的力量(詩九十三；參：八 9~10；詩二)。亞述諸王在帝國擴張時，版圖劇增，軍隊由多民族組成；周邊國家無論大小，都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勢。亞述危機帶來了一段動盪、脅迫的時期。而在最後之戰(十三 1~5)，這種奔騰不息的情勢將擴展到當時的全世界，形成更大的威脅與變局。

(十二) 17:13 「如同……風前糠」：想像侵略軍氣勢洶洶的陣容，但這種陣容也將如同風前糠，表現出先知對信仰的堅定的確信。令人聯想到詩篇第 1 篇：惡人必如糠秕被風吹散。暴風與旋風土的對比生動地表現了神與人的根本區別。「如同山上的風前糠，又如暴風前的旋風土」(13 節)，是在形容仇敵在神面前毫無抗拒能力，也比喻他們聲勢浩大，實際上只是虛張聲勢、轉瞬即逝。

(十三) 17:14 晚上……早晨：這裡可以參看以賽亞書第三十七章 36 節的應驗。「到晚上有驚嚇，未到早晨他們就沒有了」(14 節)，可能是預言天使一夜之間「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」(三十七 36)。這則神諭，很可能是以西拿基立的事件為基礎。「突然的驚嚇」：西拿基立讓猶大和耶路撒冷因驚嚇而不知所措，可是一到早晨，他就沒有了，直譯「他空空如也」、「他一點痕跡都看不見了！」無論是西拿基立「小」規模的獨立事件，或是此處所暗示大規模的多國……多民(12 節)，都與神的百姓有關(參十四 1~2)。同樣，在危機之時不依靠神是何等愚昧。祂對世界的掌管不僅無可抵禦，祂對祂百姓的關切更是永遠不變。

(十四) 18:1~7 這段經文預言神必將亞述擊敗：當時埃及欲與猶大結盟(參 30 及 31 章)，先知對此極表反對，特向埃及的使者宣告神掌管歷史，到了時候，神會直接干預邦國的興衰，使亞述敗落，叫埃及認識。

(十五) 18:1 和合本的「唉！」是「禍哉」的意思。這個詞與十七 12 的「哦！」是同一個字，翻譯應當相同，才可以表達出這兩段的平衡感：十七 12~14 肯定了管理世界的原則；十八 1 以下用世界的情形來加以測試。翅膀刷刷響聲之地：埃及有許多飛蟲。在經文裡，先知以賽亞沒有提埃及的名字，而是用「刷刷響聲」

來暗示當時忙亂不安的世界。當時的古實是尼羅河上流一帶，是現今衣索比亞。所以，整幅圖畫是指當時已知的世界（埃及），沿著寬闊的水路，向遙遠的未知世界而去。

古實，原文有「黑」之意，原為挪亞之孫含的兒子古實後裔所居之地，非洲東部仍稱埃提阿伯(徒八 27)。這一章所提的是古實，在當時是指「南埃及」，他的王甚強，曾統治整個埃及。所謂響聲之地，就是包含呂彼亞(意思是「窘迫」，位於非洲北部，在當時埃及西邊，但十一 43，徒二 10)，和埃提阿伯之地區，因其遍地蒼蠅萎生，發出嗡嗡不絕的聲響，是一大特色，所以先知以賽亞描寫它為刷刷響聲之地，來形容當地人口的擁擠與混雜的情況。「翅膀刷刷響聲之地」：這有可能指蔓延于尼羅河谷的成群昆蟲(申二十八 42 使用了類似的希伯來字)。不過，也有學者指出，這裡的脈絡是水道上的「使者」，因此，這句話更有可能指在尼羅河上快速來來去去，用蒲草搭建的船。

(十六) 18:2 「蒲草船」。嬰孩摩西曾被放在小型的蒲草船內。參看出埃及記二章 3 節。「蒲草船上的使者」：這段期間的外交活動也一定很頻繁，不過究竟是誰派出使者，以及派到哪裡，都是問號。從衣索匹亞王朝急於控制整個下埃及與三角洲地帶來看，他們很可能是打發使者到亞述，尋求軍援，或至少承認他們統治埃及的合法地位(見十九 23~25，埃及與亞述關係良好的異象)。在尼羅河上使用蒲草船，而非貴族或軍隊採用的大型三桅帆船，有可能是暗地裡行動。這種輕型的筏用蒲草作成，很容易在尼羅河的水流上航行，躲過危險或是人口眾多的區域。

「高大光滑」，是指古實人的外貌(另參 7 節)。「極其可畏」：原文是連用兩次「力量」、「力量」，意思是「強大的」。「分地界踐踏人的」：「強大好征服的」。「地有江河分開」：「土地有河流穿過」的意思。可能就是指尼羅河。

(十七) 18:3 第 3 節是先知以賽亞向世人發出的信息(3 節)。這裡可以想像一幅情景：外國使團來到耶路撒冷，以賽亞就利用這個機會，奉神的名公開發表他向全世界要說的話。他向世人說話(3ab 節)；他要全球都產生期待。大旗(參考十一 10)將豎起，號角(亦見二十七 13)將響起—這是視覺與聽覺的結合，暗示各樣提醒人的機會以賽亞都將用到。先知以賽亞要求人回應：「哦，要看……要聽！」或者翻成「不過你們將看到……」也是正確的譯法。

(十八) 18:4~7 第 4 節原文以「因為」開始(英文 ESV 譯本)，表明先知呼召世人注意的原因，是因為他從神那裡得著了話語(4a)：世人喧嚷忙亂，神卻在

「安靜」(4 節)旁觀，等候(4b)葡萄成熟(5a)。那時，人類的一切努力終將崩潰(5b~6 節)；那時，古實必因著看到神的拯救而到錫安敬拜神(7 節；代下三十二 23)。而當彌賽亞的國度成就的時候，列國的餘民都將歸向神(十九 23；亞十四 16)。18：4~6 就是用收穫季節來比喻神如何照著他所定的時間，按部就班的達成他的目標(暗指除滅亞述或其他的目標)。這也同時暗指目前還不是神的時間。18:5~6 的意思是神現在雖然不行動，但是當他看到時機已經成熟，他就會行動，除去他要除去的多餘枝條(指亞述)，丟給山裡的野獸吃。當然山裡的野獸不會吃葡萄枝，這裡就是暗指要把亞述的軍隊屍體給肉食走獸吃。並且亞述地區將要荒廢給走獸住。

18：7 則是預言古實將會信靠神，古實看見神大能的作為，便來到錫安獻上貢物。事實上 徒 8：26~39 腓利傳福音給古實的太監，使得目前的衣索匹亞成為基督教國家。以賽亞深深知道，耶和華即使面對多民鬨嚷，列邦奔騰，祂仍有能力，足以成就祂的旨意。在傳達給使者的信息裏，清楚指出了神的子民在這樣的環境下所應有的態度，就是認清神是在觀看、等待，祂會在適當的時機採取行動，因此他們應該以完全的信心，安靜等候祂。